



踏雪寻梅 再品古诗中的雪景梅香

有一种相知是梅花知雪寒,雪亦解梅香,8首诗词带您踏雪寻梅。梅,是花中四君子之首,凌寒傲雪,迎春报喜。从阡陌到宫苑,从隐士到显贵,喜爱至极,亦俗亦雅。

梅雪同框,这幅天然的至纯至美的带着缕缕幽香的画卷,吸引了世人无数目光,无数赞美和感叹也油然而生。既写美景也写自己,表达诗人自己的情怀,同时也写出了世人的感慨。



梅

(宋 王安石)

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
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

小学就学过的一首五绝,短短二十个字,写出了梅的特质,在幼小的心灵中就深深烙下了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印记。那时还小,对诗和那句话的含意似懂非懂,随着逐渐长大,也渐渐真正懂得并体会到了其中的深意。

临江仙 探梅

(宋 辛弃疾)

老去惜花心已懒,爱梅犹绕江村。一枝先破玉溪春。更无花态度,全有雪精神。

剩向空山餐秀色,为渠著句清新。竹根流水带溪云。醉中浑不记,归路月黄昏。

虽然年华逝去无心看花,可对梅却依旧喜爱,一枝迎春的梅花,陶醉了那颗渐渐老去的心。吸引诗人的,是梅的清新与幽香,也是梅不畏严寒风雪的品格,也是梅不招蜂引蝶、不媚俗不炫耀的心性,孤芳自赏,不因无人赞美而放弃自己的坚守。诗人为梅著清句,为梅沉醉,为梅留恋,这不也正是诗人自己性格的写照么!

梅花十绝 其九

(宋 方岳)

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。

薄暮诗成天又雪,与梅并作十分春。

梅与雪在寒风中相约相候,又相守相知,真是梅雪风中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美景。雪似与诗人心有灵犀,诗成之时天便降雪。梅与雪给枯燥乏味又寂寞清冷的冬季增添了许多生趣,我们也随诗人之笔在梅雪相映之中感受到了遥遥春意。

雪梅

(宋 卢梅坡)

梅雪争春未肯降,骚人阁笔费评章。

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。

梅雪肯定是一对好朋友,在朔朔北风中惺惺相惜,诗人们对此也各有佳句,好似梅雪平分冬色。梅雪相似而终有不同,梅雪相伴也总是各有个性,在诗人心中,对于梅和雪的喜爱分明有了高下之分,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只输梅一段香。虽是以梅花为题,但诗人却偏爱雪二分。

寄迹武塘赋之

(明 夏完淳)

逢花却忆故园梅,雪掩寒山径不开。

明月愁心两相似,一枝素影待人来。

月明之夜,乡愁悠悠,又见雪满山,分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山。这样的夜晚,漂泊在外的游子倍感孤寒,遥想着家里那月下的梅树。雪掩盖了回家的路,却阻挡不了游子的思绪,赤子之心如雪般纯净,不论游子远行何处,故园是永远的牵挂。此时的梅和雪,都是故乡的印记,都是思乡的情怀。

早梅

(唐 齐己)

万木冻欲折,孤根暖独回。

前村深雪里,昨夜一枝开。

风递幽香去,禽窥素艳来。

明年如应律,先发映春台。

关于这首诗有一个故事:齐己带此诗拜谒郑谷,此诗第四句原为“昨夜数枝开”,郑谷提出“数枝”不是早春,不如“一枝”好。由此,人们称郑谷为齐己“一字之师”。这深雪里的一枝梅,给人们留下了谦虚好问与乐于为师的榜样,也留下了诗不厌改、精益求精的范例。

踏莎行·雪似梅花

(宋 吕本中)

雪似梅花,梅花似雪。似和不似都奇绝。恼人风味阿谁知?请君问取南楼月。

记得去年,探梅时节。老来旧事无人说。为谁醉倒为谁醒?到今犹恨轻离别。

呈现在诗人眼前的美景本应该是赏心悦目的,可诗人却没有兴致欣赏,只是因为思念着那位去年同自己一起月下赏梅的旧人。那位令诗人无比思念的人,应是似雪飘逸,似梅幽香。梅雪愈是美景,诗人愈是后悔当初的分别。此时的梅与雪,是困于情的相思之人,寄托着诗人无奈的相思和无助的孤独。

梅花十五首 其一

(元末明初 王冕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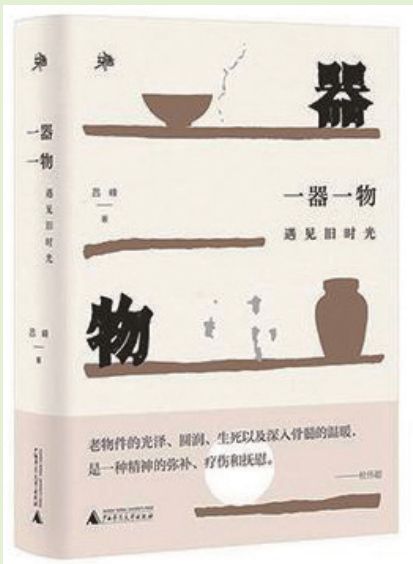
林下见清真,草衣如野人。

开花冰雪里,岂是不知春?

这梅花是在山野之间,临寒而开,傲雪报春。有人说菊是花中隐者,是食人间烟火的充满生活气息的隐者,而这山中开在雪里的梅花,则是高洁而绝世的隐者,带着几分仙风傲骨,不在意红尘中的浮华,轻视功名,也不愿意被世俗所束缚。梅花临寒傲雪的品格,也正是诗人自己的品性。

《一器一物》:一个人的时间博物馆

荐书



时间是文学书写不衰的主题,两千多年前便有民间诗人写下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法国人普鲁斯特在《追忆逝水年华》里说过,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,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。可是遗忘的蚕食太可怕,一块一块噬咬着,不出声响便轻易将我们的记忆蛀出一个又一个的窟窿,吕峰的《一器一物》却告诉我们,只要有心,岁月的沉沙里就藏有我们借以抵抗时间与遗忘的锚。

物是可以用的,代表世俗生活的实用部分。物又是可以雅的,是人精神诉求的产物。从曹雪芹到张爱玲再到白先勇,中国文人的爱物之情至此达到一个巅峰。曹雪芹的物美是盛世的繁华,张爱玲的物美是繁华后的苍凉,白先勇的物美带有美人迟暮的凄苦,吕峰的物美则

跳开了他身处的时代,虽着笔于器物,实则写器物背后所关联的更细微也更辽远的情愫,这种情愫掺杂着记忆的乡愁、时代的乡愁,同时也是文化的乡愁。

跟随作者历史时空畅游一番,他又笔锋一转,回到了生命初始的原点,将笔触及年画、竹风琴、货郎鼓、小人书等带有旧时光印迹的物件。这些物件载有美好的记忆,传达着故园的概念,难免不让人想起共同经历过的儿时,读来温情款款,似有暗香浮动,如他在自序中所言,“因为那些老物件,流泻月光的天窗依旧清澈明亮,墙上的挂钟依旧叮当作响。摆弄那些老物件,像寄居在时光的缝隙,会回到自我、回到从前。”

(图片源自网络)